

济宁抗战纪实小说

运河水长流

张培安 李司纲

孙经理说,夫人,别说了,孙经理握了握夫人的手,在窗前神情凝重地望着远方说:你知道咱的前辈爷爷孙毓汶吗?

孙夫人说:怎么不知道,清朝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孙经理深沉地说,46年前的甲午战争,我们这个爷爷与李鸿章对比中日两国实力,在御前大臣会议上,与诸大臣激辩,极力主和,力言前敌屡败,战万无把握,催逼光绪皇帝含泪签批和约,马关条约签订后,枢臣和时人讥讽马关条约是卖国,抬着棺材堵住爷爷家门口,扬言要打死他,从此爷爷深感:做官难,难做官,于是淡出政界,不问朝事,后郁郁而死,临终感叹:读书志在圣贤,非图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要后代子孙读书立身,实业救国,远离官场,清静做人。所以孙家从清朝末年逐渐淡出政治,由官宦世家转向今天的实业、教育与科学文化事业。

孙夫人:是啊,有多少孙家子弟在实业、教育方面做出骄人的业绩。

孙经理:可是我们远离政治,政治却来逼迫我们,46年前的甲午之辱尚未雪耻,今天小日本又来祸害我们,我们潜心经商,为民谋利,他们搅乱的市场凋敝,百货奇缺,我们想洁身自好,明哲保身,他们祸害的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打不走小日本,国无宁日,家无宁日,玉堂也永无宁日啊。

孙夫人:你说的不无道理,前天听说小日本在晁家街糟蹋了一个孕妇,一群日本兵站在旁边龇牙咧嘴狂妄,真是太可恶了。

孙经理:所以夫人我们必须消灭小日本,我们必须支持共产党打日本,他们把咱家作为联系点,是看得起孙家,认为孙家可信、可交、可为、可靠,况且联系点也不会长期在这里,夫人你就把心装在肚里吧。

孙夫人:好,听当家的,你们男人心大,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不过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这些小日本真得打,要不什么时候我们有出头之日。

孙经理:所以我给表弟说,我夫人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不用担心她。你看这不——

孙夫人娇嗔地轻轻地打了一下孙经理的手,甜甜地笑了,贴近孙的身子,孙紧握夫人的手,并拥抱夫人……

(未完待续)



午夜梦回东马道,幽幽缱绻儿女情。

曾经的老济宁,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分别在如今的东门小学、西门大街、北门里小学和南门口即百货大楼附近。那时候天很蓝、水很清,街道很窄,印象中最大的商场就是百货大楼。

今天南门口的位置,曾经有一条看起来只有半截的小街。别看这段小街不起眼,在晚清、民国时期,这里可是济宁城最大、最有名的街——南门大街,因为道路相对宽广,能够跑开大的马车,故又称“马道”。时间久了,人们反倒忘记了这条街本来的名字,都称它为“马道”。建国后,马道街被古槐路从中间分开,古槐路以东被称为东马道,以西被称为西马道。东马道街遗址就是现在从老济宁一中门口到济宁影城的一条小路,穿过古槐路到济宁商厦。

清末民初时,被称为“济宁四大家族”的四家中有三家居住在东马道附近的翰林街、财神庙街,和东马道仅有数步之遥,东马道也是当年济宁城的“金融特区”。东马道路南是老城墙遗址,1958年在遗址上从东向西依次修建了太白楼、百货大楼和电影院。

遥想当年,东马道上商贾云集,有官家的蒸包、兰芳斋的点心、红牌坊的百货、老袁家的典当行,加上后来修建的济宁影院、百货大楼,还有用小推车推着卖的热豆腐、挎着竹篮子叫卖的“糖球”、唱着吆喝着的“拉洋片”、地上摆满的小人书的摊贩等等,贩夫走卒穿梭在东马道上,有的忙碌有的悠然,每天在自己的轨道上奔波着。东马道东边尽头就是济宁一中,每天莘莘学子的朗朗读书声从道路尽头传来……四周人家开始做饭,点燃的炊烟袅袅升起,满满的烟火气息,一副缓缓打开的济宁东马道版的“清明上图河”。

我外婆家就住在东马道的一个小院里。小院虽没有吕家、孙家、潘家出名,在马道街也是小有名气。因为名冠全城的“花纱布”大公司就在小院旁边。我从懵懂学语时就被大人反复灌译:我家住在东马道某号,以备哪天迷路时的不时之需。久而久之,重复的次数多了,东马道就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深处。

小时候,外婆家没有自来水,所

有的水都是用扁担钩着水桶从西马道挑回。儿时的我跟在大人后面,看看晃晃悠悠的水桶,穿过自认为是人生中最宽阔的大街——古槐路,听着水桶摩擦扁担钩子发出的吱吱声走在马道上。后来,小院门口修建了一个人工压水井,再也不用穿过马路去挑水了。随着双胞胎两个表弟的出世,印象中的东马道水井旁经常飘着舅父哼唱的歌,歌声中欢快地洗着成堆的尿布——那是对迎接新生命的欣喜。

东马道旁外婆的小院,是我童年时的天堂。从学前班到小学,六年的寒暑交替,每天都走在东马道上,闻着官家蒸包的香味,如果有时间还会钻到百货大楼溜一圈,再瞄一眼济宁一中,来到霍家街小学读书。因为常有乱逛的习惯,没少挨大人的批。冬日的傍晚,天黑的特别早,幼小的我独自回家感觉又冷又怕,往往会在挎着竹篮子点着蜡烛叫卖“糖球”的小贩手中买一串糖球,细细舔着上面的冰糖,品着酸酸甜甜的味道,跑到东马道的外婆家,在温暖的灯光下等候母亲接我回家。

小院里有一棵枣树,虽然结的枣又小又涩,往往没有几个,但是在炎热夏天,枣树的枝叶为我遮挡了炎炎烈日,带来一丝清凉,我总是不知疲倦地在枣树下看看蚂蚁、闻闻花香、瞅瞅虫子,看着蜗牛慢慢往上爬,任岁月在小院中无声流淌。仲秋时节,小院无花果树结果了,说来惭愧,每年都是只有四个“硕果”。外婆总是把这四个“硕果”上供后再分给我们姐弟四人,我常常不舍得吃,把属于我的果子收藏起来,等到想起来时已“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韶华不为少年留”。时光缓缓溜走,我慢慢长大,觉得马道街越来越窄,路旁的建筑越来越矮,外婆也越来越老了。随着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沧海终变桑田,那条曾经老城中最宽阔辉煌的马路已经被新扩建的中央百货所替代。《项脊轩志》中尚有“庭有枇杷树,今已亭亭如盖矣”,可追寻可回味,曾经的东马道、外婆的小院以及我的童年,都随着城市的扩张翻新一去不复返了,树已伐、人已去、路已无,“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只有午夜梦回时的萦绕遣倦。

东王推开她,说:“好啦,我知道了,你说的有道理,我看看能不能等到三宝太监下次回来,我们跟着他一起去大明。”说完,扭头走出了毕碧卜的房间。

毕碧卜气得肺都要炸了,她顾不得穿上短衫,哭着到婆婆拉西辣王后那里去告状。

拉西辣陪着毕碧卜说了半夜话,也拿东王没有办法。第二天,她趁天还没亮,孩子们还没有起床,去找王子们,要他们劝说父王不要去明朝。

大儿子都马含看到王后奶奶来了,赶紧穿上上衣和筒裙,向奶奶问好。二王子温哈刺和小王子安都鲁还都光着屁股睡觉,听见声音,竟然是奶奶来了,两个人扯着一张毯子,你争我夺,吵成一团。

灯下心旅

——记乡愁诗人余光中

祝宝玉

先生,你是“乡愁”的首日封
从台湾寄往大陆
那浅浅的海湾阻隔我们的脚步,却割不断
缠绵的抒情,以及月光

先生,我把你的“乡愁”借来
拼贴成老屋上空那一缕袅袅的炊烟
柔情慢语,春夏秋冬
母亲呼唤我的乳名,顺着风,抵达梦中

先生,当我的双脚踏上那条漂泊的路
再回首,村庄已经了无影踪
漆黑的夜,寒冷的雨
敲打我的窗棂。我会把你的文字捧读
一团火为我体内的寂寞照明
一股暖在我的血管里流动

先生,我亦如你那般积蓄了满腔的乡愁
思那片土,念那些人
在信笺上一遍遍描摹那树、那水、那草
轻轻地折叠,装进信封
寄给心灵深处的村庄,也寄给远在天堂的你

和平

田延栋

一阵惊悸。鸽影划出一井天地,属于蓝天的概念
我的眼睛受到保护,不再呼唤心灵,让出鸽子的巢穴

心有余悸,枯枝上抖动着谁的喘息。不针对抚慰凝成的雾
搅动着那抹蓝溅出清晰的心跳
原始发声,来自天籁

绝对纯洁,撵不出一滴掺假
所以,连咳血都开成一树红梅
雪晶莹闪亮。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地信仰温暖,正在酝酿春之芽

可是,冬夜渐渐缩短白昼的间距
星星忠于蓝色精灵的期盼值被放大
草原上篝火的威力不再,马蹄声响起
抛掷一地沙漠白骨——白鸽的鞋子

每一步无痕。沙场冬点兵
证明历史的每一次战役和星星对应
猫头鹰喊出惊天动地。流星划过
扫除尘埃,等待距离梦最近的黎明

拉西辣说:“小屁孩,争什么争?奶奶眼睛不好,什么也看不见,我说完事情就走。”

她的女仆捂着嘴笑。
都马含规规矩矩地说:“奶奶,您别管他们,你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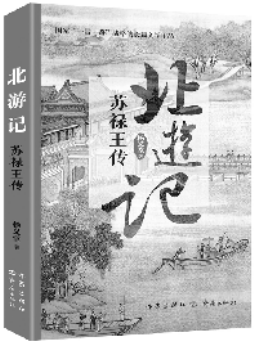
拉西辣说:“你们的父王要去大明朝拜那里的皇帝,我担心再也见不到他了,孩子们,替奶奶劝劝你们父王,让他别去了!”

都马含说:“奶奶,您说的事情我知道,三宝太监来的时候,我们都在海边,我觉得父王去大明有道理,可是奶奶您说的也很有道理,我去劝劝父王,为了您,就不要去了。”

温哈刺说:“奶奶,您应该让父王去,父王很勇敢,也很有办法,他一定能回来的!我们都会跟着他回来的!”
(未完待续)

《北游记:苏禄王传》

杨义堂



毕碧卜哭了,说:“我怎么改嫁?葛木宁怎么不改嫁啊?你仔细看看我,我哪一点不比她强啊?”